

GUCCI
被谋杀的时尚帝国

WARS

被谋杀的时尚帝国

〔美〕珍妮·古琦（Jenny Gucci）著 吴航斌 译

GUCCI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GUCCI WARS

古驰战争

被谋杀的时尚帝国

〔美〕珍妮·古驰（Jenny Gucci）著 吴航斌 译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驰战争——被谋杀的时尚帝国/ (美) 珍妮·古驰著; 吴航斌译

北京: 中国经济出版社, 2010. 2

ISBN 978 - 7 - 5017 - 9409 - 6

I. 古… II. ①珍…②吴… III. 名企名家 IV. F456. 5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3442 号

GUCCI WARS, Jenny Gucci/Mary Harboe

© Text copyright Jenny Gucci/Mary Harboe 2008

Published by John Blake Publishing Ltd.

本书由 John Blake Publishing Ltd, 授权出版

译 者 吴航斌

责任编辑 郭国玺 赵静宜

责任印制 石星岳

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

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

印 刷 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3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17 - 9409 - 6/F · 8296

定 价 39.80 元

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.economyph.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

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(联系电话: 010 - 68319116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68359418 010 - 68319282)

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(举报电话: 12390)

服务热线: 010 - 68344225 88386794

Gucci Wars | 致 谢

这些年来,不少人建议我,写一部关于古驰的生活传记,然而我微笑不语,直到我结识了现在的好朋友玛莉·哈珀(Mary Harboe),她的鼓励让我打破了缄默。有一天,阳光,下午茶,我们促膝长谈,我跟玛莉说起我的当年。打开尘封的往事,畅叙我的好时光和坏运气。我说出了那段至今不敢回想的可怕经历——在保罗的最后岁月,为了证明自己的“贫穷”,他残忍地饿死了无数珍贵的赛马。玛莉以极大的耐心听取一切,我要感谢她,善于倾听者往往启人谈兴。我要感谢她,她的鼓励与友爱,让我得以平静写下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。

Gucci Wars | 特别致谢

我的“纽约男孩”们——约瑟夫(Joseph)、马里奥(Mario)、乔德莱奥(Joe DeLeo)和拉里(Larry)。

埃德华·金(Ed Gold),还有,你知道我说的就是你。你们是我的力量之源。

皮斯·苏利文(Peace Sullivan),在我深陷绝望时,是你给予了杰玛慷慨的爱和无私的帮助。

维基·麦肯基(Vicky McKenzie),感谢你给了我精神上的力量,还有葡萄酒和香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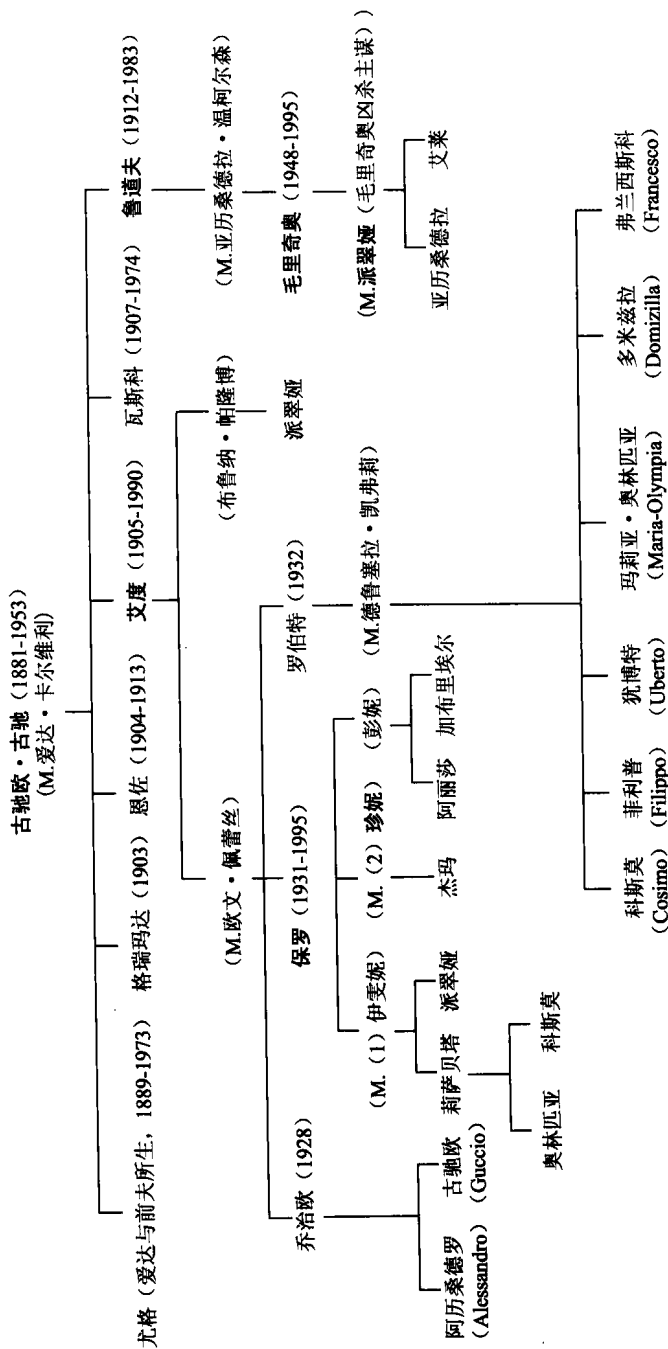
彼得·布莱克(Peter Black)和菲利浦·克雷门(Phillip Kremmen),感谢你们所有的意见和指导。

苏·帕笛芙(Sue Puddefoot)——永远站在我一边,并为我带来笑声,好姐姐。

还有,我不会忘记提到我可爱的外甥女露西(Lucy),我记得对你的承诺!

当然,我要对我的女儿杰玛(Gemma)致谢,她的爱是我的力量。她从来是,永远是——我的一切,我的世界。

古驰家族系谱（四代）



附注：M.表示存在法定夫妻关系。
附加英文者为书中并未出现的人物。

Gucci Wars | 引子

康奈狄格, 1993 年 3 月

他看上去一如从前。说不出来什么原因, 我希望他有所不同, 然而惊讶于这个希望落了空。距离上次见到他, 已经过去了几个月, 除了稀疏的银发有些显长, 他还是他, 那个让我坠入爱河带我走进婚姻的男人。身着完美裁剪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和开司米夹克衫, 他的衣着秉承经典朴素的风格。在寻常一瞥的人看来, 他对待自己的衣穿似乎漫不经心, 实际上, 非经一番精心修饰不能如此。这正是保罗·古驰对于完美的独到诠释。但是, 想到有些人的内心虽然已经全然颠覆, 他的外表却依然故我, 这个事实不能不让人略感震惊。

我和我的律师彼得·伯朗施坦 (Peter Bronstein), 坐在街对面的车内已经等待了一个半小时。康奈狄格达拉湾镇, 在这个向来太平的静悄悄的角落里, 有人告诉我, 我的丈夫正与他的雇用律师密谋新的方案。我的律师则秉笔记录保罗的踪迹与行动, 随后将向法庭提交这些证据。

尽管在前几个月里, 纽约曼哈顿最高法院犹如我的第二居住地, 然而, 这一次, 将是我们在纽约州之外的首次亮相。虽然我并不能肯定里头的法律意义, 但我乐意见到这一事件至少得以公开。法院勒令保罗承担女儿杰玛 (Gemma) 的生活费, 可是保罗不为所动, 这感觉像极了侦探

电视剧中的紧急追捕,那是我跟保罗都喜欢看的一类节目。

在台阶最高处,我先看到他。他手提一个古驰(GUCCI)公文包,略作停留,而后推了一下太阳镜,神采焕发地走下楼梯。他看起来被晒黑了,不过依然举止得体,充满活力。他快步走向他的汽车,这时有三位便衣宪兵(意大利联邦警察)挡住了他。这时候,我才意识到,在这宁静的城市大街上,我们并不是唯一等待着保罗·古驰从红砖大楼中出现的人。

在警察例行宣读当事人权利的时候,我听到保罗高声要求与他的律师通话,随后他被手铐反扣,被推进了两位官员之间一辆无标识的车上,他的公文包也被夺走。车开动之后,保罗转身向后窗看。我不能肯定,但我相信,我相信他看到了目瞪口呆的我。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震惊的表情,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事也是难以置信。

有那么一会儿,我为他感到难过。他待我固然不义,但我很想知道:他是否意识到把自己卷进这场麻烦到底有什么好处。这个男人,我曾经与他环游世界;在分娩期间,是他为我轻柔地摩抚后背,我的爱人与伴侣;是他,牵着我的手陪伴我走过马路;是他教会了我关于品味与审美;是他把我带进了古驰(GUCCI)时装帝国。他爱我的家庭,悉心照料我的家人;他送上精致的珠宝,真诚的礼物给我不经意的惊喜。曾几何时,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。

记忆如碎片交错。在托斯卡纳(Tuscan)乡下,我们一起等待鸽子回巢;在卢加诺(Lugarno)寒冷的梯田上,我们皮装紧裹,享受我们钟情的瑞士午餐——德国小香肠脆卷。在棕榈海滩上,他脉脉温情看着我试穿古驰系列泳装,表演首场时装秀;在纽约的慈善节日上,我们衣着考究地闪亮登场;我们头挨头,徜徉在系列时装和名品手表的大型展览中;我们前往东京,在京都艺妓馆我七次高歌《我能整夜起舞》,全场如醉,保罗快意地大笑不止;半夜时分,在保罗不能入眠之际,我们彼此相慰,一杯

茶，一片蛋糕，坐看黎明。诸如此类，太多太多了。

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——保罗·古驰因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，拒不承担孩子抚养费而被捕入狱。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他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和解，给我自由？他何以变得如此残忍，煞费苦心地来折磨我？

我一无所有。我把脸埋入双手，不能自己地啜泣起来，热泪溅出指缝，滑落到裤子上。彼得抱住我的肩膀表示宽慰。“这事情只会越来越糟，珍妮，”他轻声说道，“你只要渡过这一关，后头的事情就能解决。你看吧，只要在牢里呆上一天出来，保罗就会恢复理智。”

彼得错了。我的律师低估了保罗的决心，保罗发誓一文不予，他下定决心要让我一贫如洗，他以他的哲学对我决不宽恕。

这只是开头，故事在后头。

Gucci Wars | 目 录

引 子

第 1 章	芭蕾舞鞋与校园流氓	1
第 2 章	梦想与野心	10
第 3 章	如蜜的岁月	19
第 4 章	购物、滑雪与恋爱	29
第 5 章	走进古驰家族	39
第 6 章	貂裘、鸽子与婚戒	50
第 7 章	设计师妻子和外交官	60
第 8 章	害群之马——分裂与和解	73
第 9 章	古驰夫人在纽约	86
第 10 章	复活节彩蛋与橄榄枝	97
第 11 章	浓于水？	109
第 12 章	面世、离世和入狱判决	118
第 13 章	西苏塞克斯不眠夜	129
第 14 章	别了，赛鸽远翔	140

GUCCI WARS

古驰战争 被谋杀的时尚帝国

第 15 章	无名怒火和睾酮激素	151
第 16 章	最后一根稻草	162
第 17 章	迪尔德丽的故事	173
第 18 章	无人不如己	185
第 19 章	星光闪耀	196
第 20 章	黑暗与毁灭	208
第 21 章	牢狱、派翠娅和媒体	222
第 22 章	米兰谋杀案与来自图汀的讣告	235
第 23 章	古驰战争	249
尾 声		259
参考文献		262
译后记		263

GUCCI WARS | 第 1 章

芭蕾舞鞋与校园流氓

所有中学校园的记忆是无休止的欺凌,不堪入耳的辱骂,无论是学校的走廊、操场,还是周边的街道,我躲无可躲。与此同时,我还得忍受那些我毫无兴趣的种种课程。但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,我不知道少女时代的我为什么这么做。我想,也许是出于恐惧,我害怕这样会使事情变得更糟。

下课铃声响起,这一天的学校生活算是过去了。铃声让我思绪不宁,虽然我盼望着离开这里,我要回家,可我讨厌这种想法。

我站起身,推开椅子,把家庭作业课本放入书包。也许今晚 would 跟平时不同,也许我能翻开课本,预习一下明天的功课。也许,也许吧。最有可能的是这些课本是怎么来,怎么去,跟往常一样一碰不碰。不能说我是一个懒惰的学生,我只是对它们毫无兴趣。学校生活让我感到无聊,我实在提不起兴致。明天跟今天,又会有什么差别,我得得过且过地敷衍着。

事实上,今天不算太糟。下午的女工课几乎是让人享受的。我为自

已设计了一条绣花裙子,上头别致地搭配了几个小口袋,原来只不过是一块平淡无奇甚至有些简陋的绿布,在我手里变成一件风格奇趣的时尚品。我注意到有些女孩怀着嫉妒之情看着我的作品,要是我有更多的女性曲线该多好,我可以把它穿在身上,我可以展示一番自己的天才工艺。但我的身段僵硬板直,乳不丰,臀不肥,真遗憾,此刻我毕竟只是一个孩子。这一天即将结束,放学之前,哦,我的上帝,我发现那些男生又不怀好意地凑成一堆,时而转头看看我,诡异地窃窃私语。这说明回家的路上我又将遭遇一场风波。

果然,那帮人又在那里了——一个坏小子意图分散我的注意力:“瞧,如果这不是那头风骚母牛,就是长马脚……”他凑近我,像是端详一个怪物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当我转头看他时,另一个家伙伸出腿来绊我。我的平衡感很差,于是狼狈倒地。

遭遇言辞侮辱,名字被人取笑,这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一个正常的悦耳的名字?为什么我的母亲——用着我相对能接受的娘家姓诺拉(Nora)——爱上的不是别人却是托比·帕笛芙(Toby Puddefoot)^①?我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,不但负担上这样一个可笑的姓氏,而且身材比班上任何人都要高,都要瘦,形象出格,与他们都不一样。甚至我的谈吐方式也与众不同,这倒不是说我操一口上流社会的发音,我只是——不管怎样,随着我母亲——说“恰当”的英语,也不是说你可以看看我的英文成绩有多好,我只是坚持使用正确的语法。不管怎样,我已决定选择更轻松的生活,并尝试一种带有牺牲感的融入:把自己的口音下降为与同班同学一样的北伦敦口音。但是,即使我只有11岁,我就知道这一努力其实是徒劳的,仅仅改变元音发音并说一些奇怪的脏话,并不能真正消弭我们之间的差别。

^① 帕笛芙(Puddefoot)。在英语中这是一个滑稽的姓。

在中级现代中学,有几个11岁的孩子喜欢咏唱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《蝙蝠》或是《吉普赛男爵》选剧?有几个人会怀有一个担任出演高音角色的梦想?或许吧,他们想象自己身着一条有时尚贴袋的时髦绿裙子——尽管是夜丝绸版本——与之相称的上衣,在考文特花园(COVENT GARDEN)^①的盛大演出结束后,对着热情的观众优雅地低头谢幕。不过,这似乎不太可能。我得意的翩翩浮想,突然被刺耳的嘘声打断,“这个鸭子脸,咱们把她上了!”那个叫凯文的混混不怀好意地施令了,怂恿他的同伙动手。

“这该死的长马脚。”格雷厄姆咆哮着,他总是开口先骂。

“竹竿女,就因为你在唱诗班里哼哼几句,你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不一般啦。”劳拉怒骂道,作为这群混混中唯一的女性,她有着不三不四的名声。

刻薄的谩骂在继续,我的蓝外套的款式陈旧,落伍了几个年代,我的发型是可笑的,乡下人才会这样,我的腿太长太细,那一定是有病。他们尖刻的嘲弄声无休不止。

内心一个沉着的声音告诉我要保持镇静,不要让这群混蛋的挑衅得逞。但这个声音很快就淹没在我的尖叫声中,我的头发被人拽住了……一个可恶的、粗鲁的,汗臭扑鼻、满身污渍的混蛋,用他肮脏的手紧紧抓着我的一把头发。我被他拉近身边,我看到他咬破的指甲和沾着墨水的脏手。我没有办法,只能咬他的手腕,但马上感到一阵灼热的刺痛,我的另一只手似乎被虎钳夹住了,他们用中国式的刮痧手法推拉我的皮肤,真疼。

他们怎么敢这样欺负我?又是一连串的拳头捶到我背上,忍耐与谦

^① 考文特花园(Covent Garden)。因奥黛丽·赫本1964年的成名歌舞片《窈窕淑女》而随之出名,这里的蔬果花卉市场成了伦敦的时尚地标。它的名闻遐迩依托了《窈窕淑女》的席卷之势——身世可怜的卖花女经由华丽转身而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。

卑霎时间被怒火取代，我愤然反击，狂怒地对着他们踢去。

哦，那一天真的很疼，比以前更严重。一个小时——实际上不超过10分钟——之后，我还是选择了夺路而逃，身后一片大笑，耳朵里全是可恨的奚落声，我的眼角也被擦伤。一个对三个当然是不公平的，不用说，如果硬拼，我的下场将更惨。我心里理性的一面很想知道，如果我不反抗或者对他们的取笑忍气吞声，他们是否会放过我。但这让我感到很生气，挫折感，厌恶感。我根本不相信所谓校园时光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种鬼话。我讨厌上学，讨厌与它有关的一切。我跟班上的同学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，那些家伙让我作呕，那些学术课程——勉强说来，地理课除外——极度枯燥、毫无意义。而女工课和音乐，是不计算学分的，每周大概只安排一小时。

所有中学校园的记忆是无休止的欺凌，不堪入耳的辱骂，无论是学校的走廊、操场，还是周边的街道，我无处可躲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得忍受那些我毫无兴趣的种种课程。但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，我不知道少女时代的我为什么这么做。我想，也许是出于恐惧，我害怕这样会使事情变得更糟。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我身上有瘀伤，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厌恶学校，他们不知道女儿的激情只为古典音乐而迸发。跟我不一样，两年前，我的姐姐苏在同一所学校就学，但她却开辟了一条成功之道，她为人随和，看起来总有一个友好的朋友圈子。

年少时代，我们姊妹俩并不亲密。我们没有争吵或打架，我们只是不投缘。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亲近起来。不过，孩子时候的我们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很闹，她很安静。我喜欢做老大，发号施令，但绝对不是在学习上；她非常聪明，也非常用功。我们是如此不同，有时候，我甚至都怀疑我们是不是同一个母亲生出来的。

在她出生后的前五年，因为心脏方面出了点问题，我的父母为她的疾病担惊受怕。尽管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彼此相爱，但我并没有觉得能够

信任她。

有时候,我想跟妈妈诉说我的烦恼,但总是话到嘴边,欲说还休,我又打消这个念头。我望着她慈爱的面庞,啊,她看上去是多么的疲惫,多么的憔悴,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。

我的母亲是一个善于持家的精明主妇。虽然经济紧张,我们却能吃到来自后花园的自产蔬菜,蛋糕罐头里也不乏清新美味的家庭烘焙面包。她属于相信女人是守分持家的那一代人,因此,虽然父亲的生意毫无起色甚至每况愈下,她也总能找到办法,通过拓展客房来收更多的租金。多年来,房客的租金帮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。

晚上,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蜷在床上的时候,隔壁传来争吵声。听到最多的,总是我妈妈的声音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做,托比?把房子卖掉,我们怎么办?我们到哪里去?”她的声音尖锐,情绪激动,父亲的反应总是沉默,平静。无论这件事经过了多少次事前商量,只要提起这个话题,母亲就怒不可遏。

苏和我害怕他们之一甚至一起离我们而去,那样我们将失去家园,流浪街头。遗憾的是,起初我们并没有分担这份恐惧,我们在卧房里自顾自地埋首枕间,孤独忍受着夜间的争吵。

通常,清晨能带走不快的心情,或许这是因为父母都擅长在孩子面前掩饰。在帕笛芙(Puddefoot)家的早餐桌旁,似乎一切都正常如往日。我也藏起了自己的害怕与不快,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怎么能告诉她我不想上学了,这只会增加我母亲的烦恼,难道她还不够可怜么?事实上,我渐渐变得善于掩饰,因为我已逃离现实,在一个幻想世界中衣着粉色长裙,在歌剧院中轻歌妙曼,我想象着那些男孩子为我神魂颠倒的样子。

校门之外,情况就不同了。在那附近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,我们在亨顿(Hendon)周边的大街上约伴玩耍,分享奇遇。这些人里,克里斯蒂

(Christine)跟我走得特别近。星期六的下午,我们就会去位于埃奇威尔(Edgware)的约翰·基伯教堂(John Keeble Church),从后门偷偷溜进去,观摩隆重的结婚场面,同时想象自己的那一天。这是地道的女人梦想。我们梦想自己的那一天,穿上华丽服饰,成为一个美貌新娘,与自己的白马王子一起走入婚姻殿堂。

我的父母很晚才要的我。我出生于1948年1月16日,那时母亲已经42岁了。我出生时候是个体重超过91磅的大婴儿,而我可怜的母亲仅仅是一个7英尺高的女人。这一次生产寒冷而漫长,不知什么原因,母亲在大部分时间里被迫在哈罗医院(Harrow Hospital)(后来这里改建为Northwick公园)冰冷的大理石上休息,因此造成的背部伤痛伴她终生。

回想童年,在拥有音乐之前,我对时间全无概念。贝多芬和肖邦是父亲的最爱,印象中,只要父亲在,身旁总是这两位大师在演奏。我的母亲拥有一副动听的嗓子,她也经常在屋前屋后,以歌唱为乐趣,但她并没有挖掘潜能并开发它的梦想,对她来说,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热爱芭蕾音乐——柴可夫斯基的《童话,糖李子》和《天鹅湖》的旋律,在我脑中回旋,无声伴奏,我独自起舞。在卧室之中,我化身为一个最出色的芭蕾舞女,优雅地竖趾旋转^①,伸展后腿,展示轻灵的舞姿,我曼妙的舞姿几乎要让整间屋子为我倾倒。

应该是我5岁的那一年,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恳求与保证,父母终于同意让我进了当地的芭蕾舞学校。学校设在基伯教堂的大厅,我跟着足着金色舞鞋的尼普(Neep)小姐上每周三的下午课。来自伦敦北部的孩子们跟着尼普小姐练习舞蹈以欢庆节日,在大家看来,这位尼普小姐更像是电视喜剧女演员哈蒂·雅格而不是舞蹈传奇玛格·芳登。

^① 舞蹈术语又称皮鲁埃特旋转。